

盲腸炎

郭沫若著

羣益出版社刊行



郭沫若著



盲腸炎

刊
行
者
：

著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人
吉
少
甫

刊
行
日
期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基
本
定
價
國
幣
三
元
五
角

羣
益
出
版
社

上
海
山
陰
路
恆
豐
里
七
七
號

有版權 1(1-10)0 羣 (1045)

『盲腸炎』題記

盲腸炎近來成爲了相當時髦的名詞。國民黨某黨要曾把中共問題比爲盲腸炎，要開刀。民社黨某『新貴』也曾把該黨的革新派比爲盲腸炎，也要開刀。其實這兩位摩登大夫對於醫理病理，實在是在外行得很。盲腸炎並不是那麼可怕的險症，雖然可以死人，死亡律是很小的。治盲腸炎的方法也不必一定要開刀，用消炎性的內科治療，也還是可以收到效果。亂下診斷，亂開刀，對於醫道固然外行，對於政治也同樣外行；中國實在吃不消了。

但我這兒所提出來的『盲腸炎』卻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醫案了。我得聲明，我並不是對於前兩位大夫的蹈襲，當然我也並不想爭這優先權，說他們是對於我的蹈襲。一句話歸總：我們是兩不相干的。

我雖然也學過幾年的近代醫學，但我是學而未成，我對於醫理病理認真說也並不怎麼內行，而對於政治倒老老實實是充分外行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把盲腸炎來比譬了資本主義，在今天看起來，實在並不十分妥當。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必經的階程，比如雞蛋有壳，蠶蛹之有繭那樣；待雞蛋孵成了雞，蠶蛹化成了蛾，則壳與繭必被打破，資本主義也必被揚棄而已。

中國的資本主義過了時，發育得很不順暢，一出馬便呈現出病態。它是先天不足，而又外感頻襲，如不經受充分周到的保護，倒會有夭折的危險的。這樣的保護它沒有受到，而外感在今天卻更加嚴重了。假使再讓我用醫學的智識來做比譬的話，我倒要把今天世界資本主義中最強大的一個資本主義比成惡性的癌，不僅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的健全組織都是在被它侵蝕着的。

我們今天倒要防禦這個癌，隔離這個癌，割掉這個癌，然後一切的生機才能有保障。故在今天倒不是向自己的盲

腸炎開刀的問題，而是向癌腫開刀的問題了。癌腫是有竄走絡 (Metastase) 的，中國今天的買辦官僚資本，事實上就是那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的竄走絡。這個竄走絡如不除盡，中國本身的民族資本或獨立自主的近代化是沒有方法進展的，不，危險比這更大，會要鬧到全殖民地化的地步。故我們今天的問題，倒不是怕受『共管』，而是由『共管』化而為單管了，今天對於我們中國人乃至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所給予的迫切課題，美國的華萊士已經告訴了我們：就是對於杜魯門主義的毫不猶豫的鬭爭。

我這部醫案對於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的病情雖然已經不切合，但大體上的處方是沒有錯的。醫生醫病也有養病的一段期間，在病情診斷不能十分確定時，要有一段期間來靜觀病情的發展。我們要算又靜觀了二十多年，不，事實上自己就是病人，在病苦中苦鬭了二十多年，病情今天是明朗化了。繙繙以往的病歷，於豫後的工作倒也是不無裨補的。

而在我自己尤其值得提起的，是這部書在我的精神發

展上是表示着轉捩點的一個里程碑。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創造社的純文藝活動，開始轉入了對於辯證唯物論的深入的認識，在這兒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個轉機。這一年也正是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執行其歷史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一年，中國在那時更明確地邁進了她的反帝反封建的健步。

我在那時候，不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個轉機，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個轉機。當我的思想得到了一個明確的方向之後，我有一段時期是想留在文藝界工作的，從以前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堅決地走到現實主義的路上來。在這兒所收的屬於『水平線下』的一部分，便是代表着轉換過程中的寫作。但這個轉換起了更大的質變，便是使我自己更由文藝界跳進革命運動的浪潮裏去了。一九二六年我參加了北伐，我的文藝生活更確確實實地告了一個段落。爾來二十年，無論在寫作上或生活上和所謂『純文藝』實在是愈隔愈遠，這如用今天最時髦的純文藝家的話來說，便是我失掉了『寫作

的馬達』。但我是心甘情願，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我自己在這兒可以公開的宣佈，我要取消掉我這個『文藝家』或『作家』的頭銜。

作爲今天的中國人當爲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既不長於『寫作』，那就不應該濫竽作家，世間上也儘有的是『有理想，站得住的作家』，他們是具有着『寫作的馬達』的。不過那樣的作家似乎也可憐得很，雖然雄糾糾地發動着『馬達』，在高喝着『中國文藝往那裏走？』『絕不宜受黨派風氣所左右！』然而那『馬達』卻是躲在一個黨派的尾巴毛裏面的。何必躲躲閃閃呢？你有的是『寫作的馬達』，就讓你的『馬達』去『寫作』好了。你是第三種人的復活，你的高論，僅僅是『爲寫作而寫作』而已，裝腔作勢是多餘了的。

在今天的中國值得『毛骨悚然』的事體遍地皆是，而那位高喝着『中國文藝往那走』的『作家作(?)』，對於『文丐』們『人在中年便大張壽筵』，卻『的確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起來了！那怎麼辦呢？這些『文丐』們該拿來剿滅吧？

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張壽筵』的目的的一半也就是要使這種人的『毛骨竦然』一下的，今天可以說是收到實效了。據『毛骨竦然』家說：『蕭伯納去年九十大壽，生日那天猶爲原子問題向報館投函』，那嗎這老頭子似乎也就值得『令人毛骨竦然』了，他是一個老牌文藝家，爲什麼竟寫『原子問題』，而不寫『差半車麥楷』呢？

我的見解倒是很平凡而簡單的：不做『文藝家』不要緊，我們總得要做『人』；寫不出『偉作』可以和蕭伯納相比的也不要緊，總要對得起每天給我們飯吃的老百姓。誰要『毛骨竦然』，多讓他『毛骨竦然』一下。認真說，也就爲了這個目的我把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清算，這部『盲腸炎』，裏面包含着『水平線下』，再度提供出來。二十多年前我也是喊過『爲寫作而寫作』過來的人，我可以斗胆的罵我自己那只是幼稚的夢囈而已。

我自己還沒有資格充當『平民化的向日葵』，當然更沒有資格和那些自命爲『貴族化的芝蘭』，『並肩而立』。但

我想，那生在山野中的芝蘭如果有知，怕已經在抗議吧：到底是那一位幫閑專家把我『貴族化』了呀？

我是自甘於『水平線下』的，二十多年前的志願是這樣，二十多年後的志願也依然是這樣。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註】自『寫作的馬達』以下的引用語，具見大公報五月五日社評『中國文藝往那裏走？』原文未署名，作者不知何許人。

本書內容

『盲腸炎』題記·····	1
盲腸炎·····	1
一個偉大的教訓·····	7
五卅的反響·····	13
窮漢的窮談·····	22
雙聲疊韻·····	29
馬克思進文廟·····	37
不讀書好求甚解·····	51
賣淫婦的饒舌·····	63
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69

盲 腸 炎

我們學過醫學的人通常容易遇見的病症，有所謂盲腸炎的。我遇見這種病總要聯想起個人資本主義上來，不僅他們的性狀相像，就是人們對於他們的態度也大概相像。現在且讓我先說盲腸炎的性狀是甚麼，人們對於他的態度是甚麼，再來說到牠和資本主義相像的地點。

盲腸炎病名，嚴格地說時，應該稱為蟲狀突起炎。在我們人身上消化系統裏面有一個無用的長物，這便是小腸和大腸交界處，在小腸開口部下方的一節盲腸。這節盲腸在人體的營養上完全沒有功用，他只儲蓄些老廢物在那兒時常作怪。他何以會時常作

怪呢？因為盲腸的盲端還有一個兩三寸長的附屬物，就好像一條蚯蚓一樣吊在那兒，這個附屬物就叫做蟲狀突起。這個蟲狀突起本來也是一段腸管，因為發育不良，所以只萎縮成蚯蚓般的外狀，但是牠的中心是仍然有空穴的。盲腸中有害無用的廢物，如像化膿菌，大腸菌以及由外界誤吞入的果核石粒之類，偶爾竄入蟲狀突起的空穴中時，便在這兒作怪起來，發生出種種程度的炎症。——這便是盲腸炎的病源論了。但牠發表出來的病狀是怎麼樣呢？我在此不是做醫學教科書，我只能簡單地敘述幾句。

蟲狀突起的部位在我們下腹部的右側，所以盲腸炎發作時大概是右下腹部疼痛，發燒，嘔吐。但腹部痛位每不一定，有時全腹脹痛，有時又祇在上腹，這是初學診斷的人容易受騙的地點。全腹的脹痛在二三日後仍然會限制於右下腹部的，在這兒製造一個膿疱，膿液漸被吸收時，體溫也漸次平復。大概兩

盲 腸 炎

三禮拜，多則四五禮拜，病人終會復原的。但不幸遇着病狀劇烈時，一二日間便要丟命。即幸而復原，但終竟會要再發，要屢屢再發。

以上我把盲腸炎的病源和症狀約略說了。我們說到治療上來，便時常聽着兩派的爭論。簡切痛快的外科派，他們的主張是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行開腹手術，把病源地的蟲狀突起割了，便把盲腸炎根治了。這個手術是很簡單，而且手術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但可惜人類的精神，根本上害着了一種姑息病，一種怕流血的病，不怕手術的效果如何好，手術的痛苦如何輕微，而他總是怕流血的。因而溫文爾雅的內科夫子們走來開始平和的說教，先教病人保持着絕對的安靜，靜靜地睡着不許移動，然後再在患部或者用溫水來溫牠一下，或者用冰塊來冰牠一下，或者用鴉片來麻醉牠一下，病輕的不醫也會好，病重的是閻羅王要他命，然而重症總比輕症少，結局是內科

夫子的收入總比閻羅王佔勝利了。好了又發，發了又姑息，弄到後來把身體弄衰弱了，又纔跑到外科門前去要求行手術的正不乏人。我常聽見外科的先生們說：盲腸炎病好醫，姑息病真是不好醫呢！

資本家是社會的盲腸。他們對於社會是並沒有甚麼貢獻的。他們的主義是在榨取勞工者的體力以獲取剩餘價值（贏利）。他們這種營利的精神使他們於同階級間不能不起競爭，使他們不能不採取擴張複生產(Erweiterte Reproduktion)的手段。甚麼叫擴張複生產？那便是每年每年所得的贏利除去資本家自己的費用外，全部迭次加入企業的資本內以推廣繼續其產業。現在的資本家階級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他們沒有通觀全局的計算，他們只圖自己的私圖，他們自由競爭之結果，使供給與需要之間不能協調，於是產業停頓而呈社會的恐慌。多數的勞動者在平時做了他們的芻狗，而在此時更不得不被他們拋

棄於街頭。社會呈出紛擾的狀態，這不是勞動者的罪過，這是資本家階級這條社會的盲腸害了盲腸炎的結果啊！

我們個人誰都是要想保持身體的健康的，我們對於社會也誰都是想要牠保持健康的狀態。社會的健康狀態，在我們所能思議及的，怕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纔能顯現。社會主義的標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們在那時候沒有生活的憂悶，我們的生活社會能為我們保障，社會的生產力可以聽我們自由取得應分的需要，而我們個人和萬衆一樣對於社會亦得各盡其力所能而成就個人的全面的發展。這樣的社會我恐怕不會有人不歡迎的罷？宗教家所仰望的天國不必在天上去尋求，原是在這地上可以建設的。有人或會以為這是不可實現的理想，但是這種人並不是不歡迎這種地上樂園，他們的歡迎過度而生出了這樣的杞憂，在飛行機尚未發明之前，人

盲 腸 炎

誰信二十世紀中有人會在天空中翱翔呢？

一九二四年六月